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叢第十

至德二載夏自賊中達行在所授拾遺後所作

喜達行在所三首

至德二年（公）死于（公）山，（公）月肅宗赴（公）

賊退（公）西走鳳翔元（公）墓曰步謁肅宗行在拜

拾遺按（公）集有曰麻鞋見天子謂此時也行在乃天子

行幸之所在也

西憶岐陽信

岐陽乃鳳翔也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落日心死著寒灰

眼穿心死也莊子

霧樹行相引

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韓退之有詩云大華峯頭王

勿開

蓮一作連忽一作或疑蓮峯乃華山記山頂有池生

安東經同華州之境而來乎鮑照詩連山眇雲霧

無人遂却廻眼穿當

蓮峰望南冒霧而奔行在也

瘦辛苦賊中來

以其奔走憔悴故素所親爰者驚問其老而且瘦也

愁思胡笳夕

謂陷於賊夜聽其声而愁也

所親驚老

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趙

春

凡養鳥獸通名爲苑追思苑中景物經兵火而荒涼也

生還今日事

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趙

間道暫時人

謂去间隙也言同间隙之道而行

司隸草初覩

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修整官府於是置僚

勤

屬作文移一如舊草用三輔吏事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

婦人衣諸子繡鬚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

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

焉爭持牛酒迎勞謝玄暉詩還觀司隸草又度信哀江南賦反舊章

於司

南陽氣已新

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

遙望見春陵郭昔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喜

樂極則哀繼之此

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樂極則哀揚之意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憐兮何極

猶瞻太白雪

志鳳

翔鄆縣有太白山在鳳翔南水經注太白山南連武功山夏宿雪其

上曰太白二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

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雲覆之

喜遇武

功天

武功縣在唐不屬鳳翔但近鳳

影靜千官裏心蘇七

公入朝鮮當途之父故言影靜心蘇謂憂釋而心清也前漢

校前

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

兵越騎長水
校尉胡霸不當置故止言七也

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竹作切凡王室牛否而稱與謂之中與

迷懷

天寶十五載安祿山潛號於東京哥舒翰以兵守家居三川有三川觀水漲詩三川屬鄜州自後轉陷賊中肅宗以天寶十五年七月即位靈武改元號爲至德元年至德二年甫自賊中竄歸鳳翔上謂肅宗肅宗授以左拾遺有詔許至三川迎家眷此詩乃竄歸後序述其由也

去年潼關破

天寶十五載安祿山潛號於東京哥舒翰以兵守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古桃林之塞也本名衝關激華山因以爲名

妻子閭絕久

時甫妻子久寓三川

今夏草木長

陶潛

也麻鞋見天子

多穀子夏商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也

衣袖露兩肘

陶

還親故傷老醜

阮籍詩朝爲老醜

涕淚受捨遺流離主恩

厚

天子問其生還授以左拾遺復詔恤其妻子流離許至鄜州迎家眷人主之恩轉見寬厚也

柴門

雖得去

未忍即開口

甫忼得去省家未忍便開口辭天顏此君臣之義然也

寄

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甫且寄書以詢問三川消息方知辛家同被殺戮雖雞犬亦无遺也

山

中漏茅屋此謂羌村之所居也

誰復依

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

甫相偶雨復自料必有得全其性命者雖尽室獲保全其生亦无得相偶聚必至於東西散徙也

寄

猛虎

暮寒陵之歲峯江嶺峯山貌陸機詩飢食猛虎窟

攀鬱結回我

首

也是以不敢遽進但自回首而心鬱結也

自寄一封書今

已十月後

稍子櫟曰十月後非冬之十月也何以明之公往開家屋方在閏八月初吉耳此詩在閏八月之前所作也

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蓋未得其消息存沒猶持兩端恐无得消息如前所云寸心泯滅果

可有

漢運初中興

申竹仲反以光武比肅宗也

平生老耽酒

一作耽

沈思

丁舍切耽樂也漢霍光傳昌邑夜飲湛沔於酒顏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讀曰耽沔荒迷酒也曹植賦耽于觴酌流情縱佚

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獨一作涂甫平生杯酒間与妻子歡

無所依歸良可歎也孟子老而無子曰獨

可以消適窮愁今愁妻子罹禍老年窮獨

彭衙行

行氏文公二年傳皆作及秦師戰于彭衙杜預注馬胡郡邵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唐之地

同州白水縣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漢彭衙故城在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

道

月照白水

逢人多厚顏

言貧困不能自振思以辱及妻子故爲之羞也書五子之歌顏厚有忸怩

參差谷鳥

吟

吟休喝

不見遊子還

公以前年秋避賊次年春谷鳶鳴尚不得還故有是句

癡女飢咬我

啼畏虎狼聞

虎狼陳作猛虎喻盜賊也

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

嗔小兒強解事

強其兩切

故索苦李餐

千安切說文吞也方避寇之際匿青隱亦惟

淳相攀牽

定切既無禦濕備

濕一作雨

徑滑衣又寒有時經

契闊

經

一作最詩擊鼓死生契闊毛長傳契闊對苦也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餓糧

紙招我魂

昔屈原被讒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爲之作招魂甫意若

鬼充斥身慘苦魂魄爲之沮喪故孫寧稱紙爲

少留同家達

通鳥爪切同或作周

欲出蘆子關

謂將並游禽延

客已曛黑

謝靈運詩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曛黑

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翦

楚詞有招魂篇

紙招我魂

昔屈原被讒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爲之作招魂甫意若

鬼充斥身慘苦魂魄爲之沮喪故孫寧稱紙爲

慢睡

衆離公指以喻諸子幼小也離慢謂睡之熟

也鵠賦乘餘年之足惜閑衆離之無知

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闌干候

不斷貌衆離爛

食

音孫說文脯也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傳重耳過曹僖負羈餵盤飧食之

誓將與夫子

太子指孫宰也

永

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

達露心肝

當艱難之際能披心肝以氣義相待者寔難其人推孫

親愛之誠不相忘也

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

切害也胡

南轡與之爲弟兄示其

親愛之誠不相忘也

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

切害也胡

胡指安
谷与孫宰欵會
此渴仰之辟也

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自是執別已經暮年次此歲
尚未平恨無羽翼可到同

塞盧子

唐地理志延州延昌縣北有盧子關又地志舊
子關在烏延南如此則延昌縣此爲烏延塞上

五城何迢迢迢隔河水

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長

邊兵

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五城謂鄜延環慶耀五州雖有可爲

城爲念時諸將之兵皆務東討收復河北而不備其西以塞盧子

徒特河水迢迢爲限而城中空虛已生荆杞此非所以固國者也

明割懷旛

史思明燒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隨安

福山反向陽懷旛二州尽陷於賊也

已

高秀岩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爲史思明僞河東

節度使將兵方西嚮未已忍乘隙而西畧矣

秀嚴西未

崎嶇函蓋虛爾

項羽贊引過秦
論秦孝公據崤

延州秦北戶關防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

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界

山之山曰月所入是謂大荒之界

圉之固頑師古曰殺謂殺山今峽縣東二殺

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謂南洪澗間是也

延州秦北戶關防

胡行速如鬼

扶風太守薛

之游盧關振兩冠

謂思明吐蕃也

張衡思玄賦叫帝闕便關

近聞

昆戎徒

結入寇乘中國之亂也

爲退三百里

景山敗綠山

扶風太守薛

岐一旁

猶可倚焉得

作頃

一萬人疾驅塞盧子岐有薛大夫

之游

作扼兩冠

謂思明吐蕃也

帝闕

張衡思玄賦叫帝闕便關

奴休暑王也按也聖

胡行速如鬼

張衡思玄賦叫帝闕便關

胡行速如鬼

鬼

胡行速如鬼之行不可則知誰誰

叫天子之門告於君上庶不爲一二冠之所乘隙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涼州漢武威郡故匈奴

方朔中因推擇皆自朝廷

駿馬新鑿蹄

以柏典比孫侍御也後漢桓典拜侍御史時官官

武威金城通西咸斷匈奴右臂前涼張軌後涼呂光此

京沮渠蒙遜並都之隋志舊置京川後周置撫晉州大

業初府廢在唐曰涼州安西郡公此詩乃鳳湖所作唐

幕府下臺閣等其還甚高

銀鞍被來好

徐陵業詩汗

馬躍銀鞍

驛馬御史

語曰行行日上

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媚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大初四年遣直指使者著勝之衣繡衣杖斧分部捕逐羣盜後漢誰玄律平並奉立爲繡衣使者指前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聞君適萬里

唐安丙郡東至烏耆去六河即七百里南隣北蕃

餘民故長孫騎向交河而爲万里之行也

騎向交河道

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

謂期限促也

去秋羣胡反

指吐蕃部落也

不得

無電掃

謂當以兵威掃蕩之也

此行收遺甿

收陳作牧謂復以柔道招撫之也

取別何草草

不交欵曲也

天

再造族父領元戎

族父謂長孫叔父爲元帥也

名聲國中老

謂爲朝廷之耆舊也

我同官良

同官謂用爲拾遺長孫爲侍御史皆爲諫官而長孫於其父之所奪乎

飄颻按城堡

城堡即軍壘也長孫本耆舊之良臣今乃按察城堡非所宜也

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

恩如字甫報其官非辨宜故食不下咽而懷抱爲之不佳也

若人

才思閑

若人美孫侍御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言无人唱和也

濱漲漫絕島

言孫才思閑大如滄溟亦爲之鎮前失詩流

塞上得國寶

得一作多言武威得涵沒也

也東郊尚烽火

指史思明亂也漢書丘義邊方備胡寇作高士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鍪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卒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燔晝則燔燼夜則烽唐六典鎮戍烽堠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置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謂之平安火

炬三炬四炬

炬每月初夜卒一炬謂之平夜也

也大宝

國之大宝皆困

西極柱亦傾

言叶蕃又寇鄭岷霸等州亦若天柱之折

是空洞來恐壞天柱折是也列子湯問篇昔女媧氏斷鼈足以立因

據其後其工氏與頽項季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爾惟釋北西至于鄒國謂之西極

如何正空冥

故甫問策於長孫不知如何以整頓天下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

地志漢中唐京川谷橫流

西臨踐勒北距突厥

威弧不能弦

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自爾無寧歲

玄宗開元

初天下富實自謂四方无事屢然荒蕪酒色寵愛貴死祿山以胡璽居高位總兵從事夷狄中國武備皆弛是不能弦威弧也祿山一日乘轂而反自此紛亂略无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晋无寧歲

川谷血橫流

揚子端鑿篇川谷流

入之豺狼沸相噬

豺狼前
盜賊也

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周弊頓

指

安反梁下

天子謂肅宗即仇震武長驅北來理兵岐梁二州為中以收復之計

却跨沙漠裔

漢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

肅宗以太子稱尊號雖兩京未復綿據一方而四方之極皆為

緬通淮湖稅

言漢中有水可以遠通淮蔡荆湖之賦裕足以供餉銅也

使者紛星散

使

從事賢君行立談際

漢中侯之長即漢中主將是也從事乃幕

商須為下國綴旒

耳間坐知七曜曆

坐一作生此美樊判官明天文也北史劉縡傳綽字士元專以著述為務九章算術周髀

手畫三軍勢

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量度

莫不覈其本根窮其祕奧

此美樊判官善天文法也前漢張湯傳長子

霆走精銳幕府輶諫官朝廷無此例

此黃至尊方旰食作比

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憇

樊

皆作補闕入柱史補闕柱史皆諫官名暮乃樊生入受命明日復晨

便行以玉事之急故也征辟謂已行而少歇与甫序別也按劉向別

天子晚食及憂盜賊欲仗樊侍

侍御乃諫官以諫官為

卿出使宣布嘉惠不得不尔

夸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仗爾布嘉惠

侍御乃諫官以諫官為

古按初晏也左氏傳任

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而曰虧在吾目中矣

冰雪淨聰明雷

千秋為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千秋罷戰方略山

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畧也以圖無所忘失後漢馬援傳授字文淵

子美詩以御史為柱史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正當艱難時實藉長父計

父一作大司馬漢

陸賈傳賈說高帝曰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慟哭蒼煙根山明萬里閑

里一作重甫忻与樊生有万里之別從此消息閉絕妻子之間朋友

弟去也辟也游子指徘徊悲生離

別離是以勸哭于蒼煙之根也樊生迢遠言遠行也

居人莽牢落

牢落辛苦別離

回風吹獨樹

言无伴也

白日照執袂

言執

別離是以勸哭于蒼煙之根也樊生迢遠言遠行也

別離是以勸哭于蒼煙之根也樊生迢遠言遠行也

局促老一世

音

陶唐歌遺民

謂唐繼堯之後德祚長遠未能遽絕也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

唐「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後漢更列帝
不失其天下光武因民謳歌思懷之才以佐天子但從此長往山林因

漢遂建中興之業肅宗亦然也恨無匡復之才以佐天子但從此逝矣勉樊生當努力以資中興也前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安西一作河西唐志安西大都督府鮑欽止詩曹正

守次公肅宗在盡武上書論當出事擢校書郎至德二載杜鵑節度河西奏辟幕府故詩云令第草中來

然請論事帝曰大布衣藉姻佐元帥

南風作秋聲

南風生養萬物之風今作秋聲殺氣盛也時祿山反向北二十四郡皆陷于賊安得陰陽調和平南

殺氣薄炎熾

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盛夏鷹隼擊

此

風作秋聲反向北二十四郡皆陷于賊安得陰陽調和平南

紀失時也鷹隼逢秋始擊搏今盛夏之月而鷹隼擊是亦

宣王六月山師之比也月八季夏行冬令則鷹隼蚤驚

時危異

人至

漢公孫贊

今弟草中來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云路值今弟開顏披心曾

請論事

荅荅人並出

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

請朴亞竄匿草中易屯卦君

求謁肅宗恐爲奸

兵法五十家

謂杜亞明兵書也漢班志兵家者皆肅宗

略文字

言智謀博達

爲字腹便便五經笥

應對如轉丸

言其捷也前漢梅福書昔高祖從諫若轉圜

踈通

海天軒

輶前天之低昂不安貌也詩小雅如輕如軒後漢馬援上

疏夫居前不能令人軒

西極最蒼夷

言西極重費吐蕃入寇也淮

連山暗烽燧

張揖廣雅烽燧塊

君臣俱下淚

謂九廟爲賊所焚也

老子二十九章大宗廟尚爲灰

謂杜亞明兵書也漢班志兵家者皆肅宗

感而泣也

峻嶮不可爲也

下伸器不可爲也

君臣比傷

篇所謂地維絕也

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

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青

帝曰大布衣

左氏傳齊襄公大布衣鹽鐵論古者衣人老者

卿佐元帥

謂杜鵑也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

謂鮑欽正云元帥

坐而後繩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大布衣

坐而後繩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大布衣

再前席

言杜亞之使能平西方之難可以坐適遠非麻步試舜視其有效也漢孝文帝前席賈生

適遠非麻步試舜

須存武威郡

武威即安西都護府也餘前往

爲畫長久利

昔文帝前席聽賈生

諸難鬼神之對舜麻步試諸難今亞遠適安西非是歟試諸難但天子宴及長久之利無從偷目前之近效也

孤峰石戴驥

上謂之崔嵬爾雅釋山石戴

快馬金纏轡黃

羊飮不羶

羶式連切羊臭也說文羶其腹羊也

蘆酒多還醉

四句休行役芳以繼取食之不羶蘆酒麋毅醞成可撥醅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

也大觀三年都隨使虜嘗奉此詩以問虜使時丘陵丘陵云黃羊野牛可二物皆北方所有信予美之言驗矣蘆蔡肇又作虜方引虜酒千不盡不醉人爲證今兩存之

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常人之情當天子分遣士志反刻苦以爲憂其色慘澹者何哉蓋以王事之日必踴躍以爲榮而不

糜鹽爲憂故也公羊傳殺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後漢猶吏傳光武建武十三年異国有獻名馬者曰行

驥龍吟廻其頭夾輔待所致

謂光武詔以名馬駕鼓車不宣用驥驥以喻前杜亞懷大才不宜千里又淮寶鉅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勑賜騎士

出爲判官也異他日乘龍吟之會回首出而夾輔唐室寔有待於杜

判官也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傳昔司公太公肱股周室夾輔致王

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常人之情當天子分遣士志反刻苦以爲榮而不

驥龍吟廻其頭夾輔待所致

謂光武詔以名馬駕鼓車不宣用驥驥以喻前杜亞懷大才不宜

千里又淮寶鉅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勑賜騎士

主憂急食籌

史記范增傳王憂臣憂

不合用騏

驥龍吟廻其頭夾輔待所致

謂光武詔以名馬駕鼓車不宣用驥驥以喻前杜亞懷大才不宜

千里又淮寶鉅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勑賜騎士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常人之情當天子分遣士志反刻苦以爲榮而不

驥龍吟廻其頭夾輔待所致

謂光武詔以名馬駕鼓車不宣用驥驥以喻前杜亞懷大才不宜

千里又淮寶鉅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勑賜騎士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

豫山亂甫與韋同陷賊中潛相來往至德二載竄歸鳳翔上謁肅宗授甫拾遺以韋爲同谷郡判官甫留而韋去故也詩北山王事麋鹽

偏側兵馬間

偏與逼同彼則切迫也

主憂急食籌

史記范增傳王憂臣憂

其節奉詔令叅謀

參謀即鑾輿記劉曜討陳安於郿城安死人謂目

子雖志氣橫九州

志一作老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狀

判官也鑾輿記劉曜討陳安於郿城安死人謂目

子雖

爲咽喉

漢下辨縣舊名武街城

西阨若水道

也山海經冀

志氣橫九州

小一作少井也晉戴記劉曜討陳安於郿城安死人謂目

子雖

鎮枹罕陬

枹罕十一作氐羌趙音孚後漢郡國志隴西郡枹罕故屬

金城按唐安昌郡河州理枹罕縣枹罕故秦侯邑也

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

強取也

况乃胡未滅控帶

莽悠悠

同谷之俗好剽劫吏不能制况今吐蕃連結祿山其禍未平此郡控引羌胡之地取朝廷尤爲遠是以難治也

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

感

令姪乃苗也苗叔父韋充同谷防禦使表朝廷丙苗爲參謀受詞

太白腳

地理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

百里走馬仇池頭

太白腳乃鳳翔山下仇池即同谷韋姪既受命至鳳翔遂走馬往同谷也後漢西南夷傳自馬

面斗絕注仇池山

在今成州上緯縣南三秦記山上有池故名仇池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縣絕百仞一夫守

義沙土曰漢即今磧也

積雪陰雲稠

一作積陰雪雲稠

羌父豪

猪靴

海陵下闕曰本草注渝豪豬亦名萬猪毛如蝟簪搖而射人

猫猪

大者肉至千斤豪豬面如豚面白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人郭景純注貓猪也交牌有龜毫長數尺能以頭上毫射人也揚雄

熊羆

豪諸羌兒青兜裘晉本作漢兵黑貂裘兜似姊切尔西雅兜似

牛青皮厚可爲鎧蟠

牛青皮厚可爲鎧蟠牛青皮厚可爲鎧蟠

壓月窟

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度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咸爲鳴鳩而爲更悲吹角者不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焉月窟西極也楊雄

長楊賦西

嵩山旌旆愁傷山一鳥驚出死樹鳥驚以喻諸將欲出輿之戰也拔挺出之貌

怒拔老湫

此日切龍潭也龍怒以喻諸城竈行男兒正當格鬪死後會何緣

橫戈矛傷哉文儒士

文儒美韋章也

憤激馳林丘

文儒士指韋之令姪墳氣激昂急赴

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

沉浮猶言盛衰也

手步道周論文遠聲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

翰時相投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龍右節度使三十

韻

英乂魯書曰唐新書不言英乂爲太僕卿止云爲御史中丞云爲御史大夫知改節度使之後今甫詩題如此以見史筆之失也按郭英乂傳英乂知運之季子

勇名何龍子詩翰初曰當代吾節制至德一載爾宗與師

朔野英乂遷龍右節度使賊軍高

高齋弋川簡重乂此商大破之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

屯越渾反聚也西山將謂英乂先爲秦州都督節度還加隴右節度

曲

也按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雍州自岐隴以北爲關內道自隴西南兼得禹貢梁州之北垂爲隴右道後漢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管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純二長一八郭躬傳一統於督者

謂在 鼓鼙舊家聲

鼙齒善切英乂父知運長七尺猿臂虎口開部曲舊家声也

鶻鵠乘時去

喻英乂乘秋而赴隴右也

艱難湏上策

顧思魯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

高風捲旆旌

高一作歸此紀英乂去之時適當八月也

松悲天水冷

元鼎二年置天水郡漢武

秦州地訖郡前胡水沙亂雪

後漢明帝紀祁連山名即天山

山清

後漢明帝紀祁連山今名新羅雪山在

冬夏无增因以名焉

伊州北二十道志伊州天山一名白山

和虜猶懷惠

拍言吐蕃也至德二載使

專征

言待之以靜不時撣之示之以有必征其侵叛之理也

燕薦奔封豕周秦觸駭

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京師此謂奔突厥觸冒周秦也按左氏定公四年傳吳爲封豕長蛇

鯨

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京師此謂奔突厥觸冒周秦也按左氏定公四年傳吳爲封豕長蛇

箭入昭陽殿

言禍亂及於宮中也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於宮中也

縱橫

祿山既殺婁緝爲寇此所謂尚縱橫也

箭入昭陽殿

言禍亂及於宮中也

營

細柳言胡人之弟乃在漢宮也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餘金椀出

概一作盃言發掘墳墓也南史沈炳傳炳字初明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修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行

隱迹爲白衣而行也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總帷輕

言寢席以細葛布爲蓋帷也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眾愚朝共落

深音浮匱音思漢書音義眾不愚連闕曲閣也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夜同傾

言宗廟宮室皆爲賊焚毀也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三月師逾整

戰于武功庚子郭子儀戰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勢就享瘞瘞親接戰勇決冠垂成

此微言孟子之敗而激其再立功也是年二月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大原而是時英乂戰于

武功敗績故有瘞瘞之譽且言其功垂成也

中原何慘贖餘孽尚

期英乂他日可

殊恩具列卿

言其兼大僕少卿

幾時回節

鍼戮力掃攬捨

成卅三年

傳戮力同心釋文

圭竇三千士

荀子儒行儒有單明圭竇

雲梯七

十城

雲梯城之貝

耻非齊說客

酈生嘗爲說客

似魯諸生

漢叔孫通傳臣頤徵曾諸生與臣弟子以忠朝仪

通籍微班不

此公自言得帝置行列矩

周行獨坐榮鵠賓

彼隨肩趨漏刻漏賜十郡列卿矩

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

魏志王粲傳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

還疑厭禰衡

還疑一云能无後

漸棄那此別忍淚獨含情

含情忍淚發邑

狐狸語

襄十四年傳南鄖之田狐所居

虎豹爭

空材言無人

人頻墜塗妻

仲虺之誥有夏昏德民墮塗

精誠元帥調新律

莫作一云天使時代宗為元帥期於收復公

前軍厭舊京

安邊仍扈從

莫忘作後功名

復公馳郭今公立功名无後衆人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

帝京氣復滿祥之氣

人出

別離難

季珪人出万事

絕城遙懷怒和親願結歡

國中

以其壤卒侵叛而與之和親

勅書憐贊普

贊普叶蕃王名

兵甲望長安

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

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

楊子雲仕宦不達

垂淚方投筆

班超投筆而

傷時即據鞍

馬援據鞍顧

而示可用

儒衣山鳥怪

桑聞再歸中條時春鳥參

衣冠漢節野童看

蘇武伐漢

邊酒排金盞

一作夷歌捧

玉盤草肥蕃

一作馬健

胡人至秋則草

雪重拂廬乾

拂廬番帳名

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

一朝搏

莊子言鵬之飛也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搘藥兔長生
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見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懸
弓而清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姬娥鵠之以奔月是為蟾蜍傳玄歌詞
兔搘藥月間弓安足道鳥戰雲間弓安足
道又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搘藥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

髮明干戈知滿道休照國西營

時官軍營於國西

哭長孫侍御

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

礼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晋鄭謝辛

賢良對策上第武帝於東堂會選問訖曰卿自以爲

如何訖對曰臣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帝笑

憲府舊乘

馬

舊一作近嘗御史府謂之憲臺唐龍朔中為東宮憲臺後改祖典

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无所回避常乘驥馬京師畏憚為

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驥馬御史

行行且止避驥馬御史

流水生涯盡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君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浮雲世事空

貴於我如浮雲論語不義而富且

唯餘舊臺柏

前漢朱博傳字元吉為御

史大夫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

字子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鳴

蕭瑟九原中

九原在京師檀弓篇晉獻

十常曰武少得從先大夫於

九原

注晉叔大夫之墓也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

謂寄書於遊彼欲答而去也

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

鄉且舊居

指三鄆州公寄居在鄆口是他的鄉但恐亂离更有迁徙故无消息而喜耳

熊兒必公之幼女也惠餘亮功說文夏也

人則病羅人則疾名曰熊若患也黃帝上章

人則病羅人則疾名曰熊若患也黃帝上章經此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勿

韋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又神農經

人則病羅人則疾名曰熊若患也黃帝上章經此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勿

奏天從之於是北方人得无憂无疾謂之无恙

人則病羅人則疾名曰熊若患也黃帝上章經此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勿

公之子宗武也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踈

公至行在肅宗授以左拾遺也

一命侍鸞輿

公至行在肅宗授以左拾遺也

西郊白露初

初言之則在七月明矣

比闕妖氛分

安

眷言終荷韌

公遭亂傷時乃欲歸耕而已陶潛歸田園居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露沾裳帶月荷韌歸

奉贈嚴八閣老

鮑欽止云嚴武也至德初房琯薦武爲給事中收長安拜涼州尹稍閣老時爲給事中也予按李肇國史補宰相呼爲元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公時

左省伏蒲武給事中閣正廳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

扈聖至一作今日黃閣二公之閣也

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

此喻其會遇之榮也吳志周瑜傳孫權以劉備領荊州牧瑜上疏曰劉備以枭雄之姿而有閔羽張飛能虎之將服割七地以資業之恩校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荀載郭孔恂鵠鷄在秋天

謂劉元海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

此喻其飛騰之快

客禮踈答放官曹可接聯

可一依許閣老尊矣惟其客也

禮待甫而答其踈放故金爲官

曹而卑可新詩句好應任老夫傳

欲廣傳嚴公之詩句自非知音向以至此

按聯之也

留別賈嚴二老閣兩院補闕

得雲字嚴武賈至按新唐書公家寓鄜
跡年歲麥詔許公自往視留此詩別

田園須暫往

謂往省其家也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無胡不歸

戎馬惜離群

謂惜別也

老子四十八章戎馬生於郊檀弓

孺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以矣

去遠留詩別愁多在酒醺

謂惜別也

一秋常苦酒今日始無雲

謂雨

山路時吹角

謂憇也

黃帝戰於涿鹿帝乃生角鳴龍吟以禦之

那堪處處聞

杜工部集詩卷第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八月還鄜州及扈從還京所作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

三川鄜州縣名地理志注華水黑水洛水所會故謂之三川川西周之三川也按公集至德二年夏有述懷詩云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公今被墨制放移居鄜州而此詩乃云三川不可到蓋言三川遠而難到然不得不歸也

路晚山稠

稠謂重疊也

落鴈浮寒水飢鳥集戍樓

言地絕無人而寂乎元人而公傷今思古也

歸

烏集乎房之樓也

市朝今日異

風物變也

喪亂幾時休

言經亂而公傷今思古也

愧涼江摠還家尚黑頭

江摠在陳掌東晉書曰太子爲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今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復歸老江南按摠有自京還尋宅詩云紅顏醉鞚落白首入輶轂乘春行數里徐步挾房膝此詩云黑頭何耶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

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聘得酒食灯花得錢財乾鵠噪而行人至蝴蝶集而百事嘉小既有徵大亦自然

酒綠正相親

綠一作色微得酒對出吾儒之道非可以苟同

獨酌也

獨酌也白衡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富貴也按集有上韋左司詩云儻冠多誤賢是也

苦被微官縛

舌一作共公時爲左拾遺也

孔融薦禰於武帝軍於未息武夫得忘

醉裏從爲客

爲客得醉且以責釋也

詩成覺有神

孔融薦禰於武帝軍於未息武夫得忘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

軍於未息武夫得忘吾儒之道非可以苟同

苦被微官縛

舌一作共公時爲左拾遺也

低頭愧野

爲左拾遺也

人

蘇武哀李陵詩底頭還自憐盛年還已衰

九成宮

唐志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有九成宮本隋仁壽宮正觀五年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宮有體

泉出命魏諸作九成宮體泉銘序云九成宮則隋仁壽宮也冠山杭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檻分岩竦闕高閣周

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基廟參差仰視則宮殿百尋下臨則峰巒千仞珠璧交映金翠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

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之又微二年曰万年宮乾封二年復名山有九重故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廻

廻一作回曾方層同

峩

葉土囊口

爰逆及功葉歸怯効炭葉山阜土囊口謂谷口也張衡西京賦狀魏魏以山之葉宋玉風賦夫風起於清廟之木盛怒於士囊之口

立神扶棟宇

靈升殿賦神明扶其棟宇

鑿琴開戶牖

謂鑿牖而林也

其陽產靈芝

以言其薦瑞也

其陰宿北斗

以言其至高也

紛扶長松側

揭犧怪石走

驥賦飛陛揭犧

驥賦飛陛揭犧

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

宜都山川訖巴東二坡猿鳴悲猿鳥三声深江水

宜都山川訖巴東二坡猿鳴悲猿鳥三声深江水

宜都山川訖巴東二坡猿鳴悲猿鳥三声深江水

宜都山川訖巴東二坡猿鳴悲猿鳥三声深江水

宜都山川訖巴東二坡猿鳴悲猿鳥三声深江水

宜都山川訖巴東二坡猿鳴悲猿鳥三声深江水

宜都山川訖巴東二坡猿鳴悲猿鳥三声深江水

國不士焉與巨唐有

隋文帝勞民築仁壽宮宮成而隋之天

下已爲唐高祖所有唐初以改爲九成

宮玄宗常与貴妃遊幸焉玄宗雖樂一日祿雖無新增修尚置

官居守謂玄宗之時虽不曾修猶置官守不无廢也

官居守謂玄宗之時虽不曾修猶置官守不无廢也

雕墻我行蜀時危

作守天王乃天子也太白乃西方之星也謂肅宗至德二年次于鳳

翔時也時肅宗未能會諸郡兵而討祿

上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辛氏云

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

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按公集有送韋評事詩云受詞

太白脚達鳳翔云猶瞻太白雪贈賈嚴云暗熏太白顛蓋公比征駐

馬望雲乎鳳翔時也八哀有云至尊守梁益贈潤鄉索少府短歌行

仰望嗟嘆父天王守太白

列子周穆王篇

丘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陰

上王元長曲水序穆爾八駿如舜瑤水之陰

跡是雕墻後五子

穆王升崑崙之歌

雕墻我行蜀時危

行陳仰望嗟嘆父天王守太白

巡非璠水遠

列子周穆王篇

丘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陰

上王元長曲水序穆爾八駿如舜瑤水之陰

迹是雕墻後五子

穆王升崑崙之歌

雕墻我行蜀時危

行陳仰望嗟嘆父天王守太白

雕墻我行蜀時危

作來仰望嗟嘆父天王守太白

列子周穆王篇

丘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陰

上王元長曲水序穆爾八駿如舜瑤水之陰

迹是雕墻後五子

穆王升崑崙之歌

雕墻我行蜀時危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

州作

趙度云公行邠州贈節度使李特進唐史云特進

邠寧節度李光進舊言云特進李嗣業也時李特

進守邠州甫既自賊竄歸鳳翔帝授以拾遺又有墨

制

許往鄜迎家甫遂自鳳翔趨三川便道經邠州以徒步

行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鳳翔

先同謂

交一作心特進少年特達甫自言老大非其輩行然士交契有志年者不必論其老少也人之相知貴相知以與李侍郎相識今一見頃蓋如舊亦不必論先同調也

金運詩詠謂古今殊異不可同譏孫維子可問雅俗曰判風流正直
分經謂殊流雅鄭異調此之謂雅俗矣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櫬上追風驃音櫬
歷止馬槽也驃毗召切黃白色也言季特進櫬上有驃騎疾若追風欲
就假寐之而得見妻子也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
二曰飛騮三曰飛雲四曰白雲五曰白騮六曰白雲七曰白騮

王華清

二年縣廢宮亦廢爲佛寺龍翔二年復

溪迴松風長迴一作迤謂溪之迴遠松風不歇也晉符堅墓近玉
華谷塋前有溪曰醞醞溪蓋謂溪色如酒色之碧也
蒼鼠羣古瓦郭璞曰鼠狀如小狐蝙蝠肉翅大尾頭
脇毛紫背上蒼文腹下黃喙額雜白也
毀遺構絕壁下魯言曰此詩人之深意也陰房鬼火青鬼火燐也人血
爲鬼火燐者累火之名
壞道哀湍而瀉謂所築棧道爲
水流掃蕩也萬
籟真笙竽籀力帶切簫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
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聞天籟子綦曰火也正上蕭翼毛色一作羽美之為

夫吹万不同

而使其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環雜
正若
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
中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來冉冉無氣兒
在羨人化爲黃土兮亦頽廢若比復自傷氣已冉冉猶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是以憂來坐草浩歌而揮淚盈把也天台賦嗟人生之短期孰長
年之能執

北
院

宋王道邦墨笔行书轴

皇帝一載秋閏八月初吉

題杜子將北征

口
入フ白

曰鳳翔歸
洲此之謂

少暇日

謂其父不追安邊也

顧東陽

私被庸

未者謂之因及於
之叔門也曹子建聖皇

第卽有官典憲不得顧私恩

詔許歸蓬蓽

蓬蓽草戶甫自言所居三川是也傳長廣贈何劭詩歸身蓬蓽廬

拜辭詣闕下

詣閣下一依奉辭

林場又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

有遺失

甫不忍輕去其君恩君又密勿謂有過失而欲諫諍之也

君誠中興主

申于仲切經緯固

密勿

密勿謂龜勉也

東胡反未已

言安慶緒也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豐緒已弑其父祿山而襲爲位矣

臣甫憤所攻

憤疾安史以臣叛君也

揮涕戀行在

行在時肅宗即位天子行幸之所曰行在

靈武故以道途猶恍惚

途一依路

乾坤含瘞痍

謂戰事

憂

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

阡陌田間道也詩黍离行萬葉糜毛

東西人煙眇蕭瑟

言人皆避亂无苗居者曹植送應氏詩中野何蕭條千里无人煙

所遇多

被傷呻吟更流血

田首鳳翔縣

時肅宗在鳳翔

旌旗晚明滅

謂戰事

得飲馬窟

謂賊兵所經飲馬于此水也

前登寒山重

謂重疊非一山也其跋涉勞苦可知也

屢

得飲馬窟

古樂府有飲馬塞山窟行

分郊入地底

言陷于賊也郊與幽

所遇多

猛虜丁我前蒼崖吼

時裂

猛虜謂士非是甫從行在來遷逆經上洛過商山

猛虜丁我前蒼崖吼

裂作帶青囊動高興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

戴作帶

青囊動高興

猛虜丁我前蒼崖吼

一依酸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

瑣細餘兩切櫟實也西京賦珍物羅生高唐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同一依酸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桃源昔秦人避

其所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

其所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

其所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

幽事亦可悅

方氏雍州川日經幼

猛虜丁我前蒼崖吼

時裂

猛虜謂士非是甫從行在來遷逆經上洛過商山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

瑣細餘兩切櫟實也西京賦珍物羅生高唐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同一依酸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桃源昔秦人避

其所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

其所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

其所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同一依酸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同一依酸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寶

同一依酸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

作鄜時用二牲郊祭白帝焉

僕猶木末

步陀高大兒時甫家在鄜故甫喜望鄜時而見其山石谷

之田在鄜州以祀太一

鴟鳥鳴黃桑

作巢

野鼠拱亂穴夜

深經戰場

深一作中

寒月照白骨潼關

百萬師往者數何

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董閣哥舒翰所守必爲賊所破

平異物鬼也秦地之民半爲鬼物言將非其人禍延天下人君選將

可不慎哉童關乃京師之喉因童關謹守虽有白祿山其能破京城哉

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爲異物

魏文帝去

况我墮胡塵交歸盡華髮

經年至享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迥

送切哀過

悲泉共幽咽

作嗚一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

背面啼垢膩腳不韁

驥同牀前兩小女補綻纏過膝海

圖折波濤舊綉移曲折天吳及紫鳳

山海經朝陽之谷有

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背青黃色又云丹穴山有鷺鷺鳳之屬也

如鳳五色而多紫三輔快錄凡有五多赤色者鳳紫色者鷺鷺也

顛倒在短褐

一作征音小襦也言妻子寒凜以圖草舊秀

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

或倒其貞困可知也

老夫情懷惡

觀此也

嘔吐卧數日

那無囊中帛

作能救汝寒凜慄粉黛亦

解苞裳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

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金

金謂狼籍畫眉閣生

還對童稚似故忘飢渴

甫是以取帛爲衣解粉黛羅袞裯妻

得其所當意生還復見妻

面復光女頭白櫛以至抹粉畫眉皆

子中心之喜似忘飢渴然問事竝挽鬚誰能即嗔喝

翻思

在賊愁心甘受雜亂聒

兒女喜父歸請問賊中之事憂子如荷

說說魯

復觀其鬚髮皆白競來挽引甫喜對童

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祆氣豁

一作氛言祆氣

陰風

西北來慘淡隨回紇

一作相紇或作回鶻

其王願助順其

俗喜馳突送兵五十人驅馬一萬匹

時回紇以兵助頃兵五千而馬方匹者謂

良將之用兵馬又有副也唐史不言其數今見于詩

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羣馬騰破敵過箭疾

時回紇以兵助頃兵五千而馬方匹者謂以氣欲奪也

伊洛指掌收

伊洛一水指東都也

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

蓄銳何俱發

自

作可此正時議以爲國家自有恢復中原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必專用回紇兵也

舉開青徐旋瞻略怙碣

青徐伯碣皆東北之元氣廣大謂之昊天

正氣有肅殺

謂肅宗獲回紇之助蓋天人之理相驗兵書此名瀋也血其下之國必且滅亡欲滅匈奴其在今日

胡命

轉二胡就勢成擒胡月

應祿山突厥滅也隋長孫晟傳晟表奏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百餘里如兩足下垂被地謂肅宗獲回紇之助蓋天人之理相驗兵書此名瀋也血其下之國必且滅亡欲滅匈奴其在今日

胡命

其能久

史思明傳思明夜驚據胡床叱唾優問故答曰我夢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能如是區區相謂曰胡命不乎

綱未宜絕憶非狼狽初

狼狽踰前多難失勢之時也百陽如狼狽是兩物俱前是絕知每行

常鷺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出言事乖者稱狼狽

事與古先別姦臣竟顛醜同惡

隨湯折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此當葛切古初謂紂之信任姦邪皆自取滅亡不能聞悔過而誅奸惡去淫寵也惟肅宗

布先朝所用多姦佞如任國忠寵貴妃致有祿山之禍冲突之初首

誅國忠之姦惡嬖貴妃之寵淫

也

夫婁尚不能自去褒妲相去遠矣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謂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主

則唐之天下無復爲唐者矣

桓桓陳將軍仗鋒奮忠烈

桓謂周之顯謂龍武統軍陳元礼窟從

肅宗首建捷揚國忠殺貴妃也

威武之顯謂龍武統軍陳元礼窟從

活爾指元礼也謂无元礼之言

則唐之天下無復爲唐者矣

大同寂莫白獸闔

考之唐志无白獸闔之名豈假漢白虎門而

殷寢莫而可都人望翠華

言之平意謂胡寇陷京師故宮失守皆妻涼

闔金闔謂以金飾闔門妖氣也

謂以金飾闔門妖氣也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謂先帝山陵皆蓄神靈可以陰

復太宗之業祿山慕爾之仁忍何足處乎

掃蕪之礼未嘗少缺自茲已往必能紹

復

行次昭陵

太宗陵在醴泉縣西

舊俗疲庸主

庸主指隋煬帝開下河龍舟錦帆勞動生民是以民俗困疲也

羣雄問獨夫

羣雄胡東隙而起爭罪之師如李密之流駁

唐者以天命所在也太宗方四歲有失道而无助也

識歸龍鳳質

卒歸

害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秦律秦虎狼之國也

威定虎狼都

謂太宗之取天下

神功協禹謨

謂禹成厥功而書有大禹謨太宗佐高祖定天下亦以大功嗣位故云揚也

風雲隨

絕足

雲龍風從虎時李靖之徒皆以風雲並會龍馬足而奮也

日月繼高衢

喻太宗繼高祖之明記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七儒

老儒謂房杜之屬也

直詞寧戮辱

謂太宗陶

喘未蘇

謂隋之亂奢生僅存殘喘也

捐麾安率士

謂太宗陶

蕩滌汎、燼

成率士和

氣薰爲太平也或曰天变未弭猶飲勒

兵於速而遽尔升遐欲繼以陵岳之悲

壯士悲陵邑

陵廟詩衣

於毀上文不首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不自在那外

鐵馬汗常趨

言神无所不游也天寶故事安禄山反昭陵奏石人馬皆有流亡

松柏瞻虛殿

作盡

陵廟詩衣

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

陵墓

廟碑

立

暝途

作暗

寂寥開國日

流恨滿山隅

鮑昭行路難君不見

草來君不見阿房宮

秦漢庭梗其中

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累一邱山碑

提三尺

社稷一戎衣

言太宗以威武定社稷也

不承戢武威

言太宗能以文德繼承高祖復修文也

廣大

言規模宏遠

宗祀日光輝

言後葉

翠微

寒微山桃也謂以能寵

再窺松柏路還有五雲飛

蓋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謂隋末之亂之謳歌天之曆數胥歸於太宗也孟子風塵三尺劍五呂以布衣提三尺社稷一戎衣青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社稷也翼襄亮貞文德取天下社稷一戎衣言太宗以威武定社稷也

不承戢武威君不顧哉文王謨不永哉武王列

廣大

言規模宏遠

宗祀日光輝

言後葉

翠微

寒微山桃也謂以能寵

再窺松柏路還有五雲飛

蓋

十一已上

授神契王者德至山陵則靈雲出符瑞圖斥房鳥飛候至太始四年
年陵三日自大明八年至今官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
絲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羌村二首

鄭州固鄼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按集
公有懷驛子詩曰澗水空山道又有貧居戶廻

荊詩曰山中漏村屋此謂羌村寓居也

峥嵘赤雲西謂返照雲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
子里至歸客一作妻子謂日暮時甫歸抵家鳥雀繁晚歸客皆相呼求其類况用不求其妻子子妻孥恠我
頭感歎亦歎歎夜闌更秉燭唐音平舌石也古樂府詩人生活常秉燭夜
東晉王羲之傳相對如夢寐唐音平舌石也古樂府詩人生活常秉燭夜
恍然如夢寐中爲眞相聚耶爲只是夢寐如此或真或否蓋不知其所以此語乃天然混成了无斧鑿痕耳
晚歲迫偷生謂暮年自賊中竄歸也還家少懽趣謂今還家猶爲朝假所拘限富還朝
也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謂以拾遺之戰所繫也憶昔日好追涼

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前百慮昔開居之時常追思得無傷感乎追涼
羣雞止亂叫作忽客至難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
柴荆古者食水之家不利雜豚之貞所以養其廉也甫雖授拾遺
傳承不給妻子况兵革以來出耕難免墮農民畜養雞豚以自有所以致其死也故有鬻雞之句也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
有携煩惱復清謂之或情或惱各隨所携足見其村民之淳朴也苦辭酒味薄

黍地無人耕立草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謂之兄郎請爲父老歌艱難媿深情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從苦味傳以下乃甫寓意以調搖役之苦民若此東征謂東計祿山當賴因爲如之何甫集有詩云青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无消息良時玄宗辛蜀廟宗無歸之道有所不尽是何父子之恩反不若隣里之深

情乎四座涼下而嗟嘆
深爲朝廷歎息此亦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大圖曰至德二王之歌

月賦猶也京邑癸卯定京師公謂

急馳翔北首腳路尚在兵戈中也

胡虜潛京縣

于澧水復尔師慶豬奔于鄭鄼州之謂潛京縣京

縣者調京師之縣也

官軍擁賊壕

蒙胡刀切城壕也言王師已臨賊境也

不亦君子後僕米勣傳公孫述以

喻賊勢之必敗也南史江揮與陳伯之書云首蒙清貳部落撲滅方

當繫頭盔耶縣首豪傑而將軍魚遊於鼎湖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

元中忽有人大長子餘悉被鎧持槊乘自裝馬從月中出緣机歷窟

騎山道士今以拂陽鏡所入處寂不復出因臨之有辭許大蟻死在

穴帳殿羅文冕

以帳爲殿而羅文冕言君臣聚謀也

轉門照白袍勇銳也凡

軍行以車為陣轍相向爲門謂之轍門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官轍

明洛中譜曰各軍大將莫自率千人萬馬辟白袍勿陳要之所統之

兵悉皆白袍所向披靡又薛仁貴雖鋒破敵着白袍以目表暴

所以戒行徒也秦制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禪止也故云警蹕入

秦山當轍躡

謂南宗在鳳翔也崔豹古今注殷宗有帷幙之祥服章

鳥獸者通路失羊腸險

失一作溫言賊不能守其险阻也至德

甫論助書太原此九十里有羊腸

雲橫雉尾高謂之雉尾也言天子儀仗之盛也崔豹古今注

多用雉羽周制以爲王者夫人之車服

輿輦即緝推用爲羽翟以障翳風塵也

後漢志五原郡本秦九原郡武帝更名五原

安志長安万年二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謂之五原

散風濤謂關中寇亂肅平也關中記涇渭崖蕩蕩高灘蕩蕩爲關內

八水謂水戲延之西征記關中八水脉絡秦川襟帶京邑按公

集有白王師下爾董文使姑少寬貸也魏明帝惠哉行假衆遊愧由爲五

乞降那更得尚詠莫徒勞奢

則乞降難則尚詠今安耽既爲元帥歸龍種至極一載閏八月以

官軍所歸欲望如是不可得也

元帥歸龍種

至極一載閏八月以司空拍王前軍蘇武節

謂郭子儀以司空爲副帥

爲代宗也故曰龍種司空拍王前軍蘇武節

謂郭子儀以司空爲副帥

羊臥起操持旌旄只落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還

謂李嗣業嘗爲左廄刀將按晉中興書魏徐州刺史在城邑屢有

刀相者曰公可服虔乃贈別駕王辟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

司理也

前軍蘇武節

謂前漢蘇武爲中郎將使匈奴單于欲

而媿已沮矣知

司空拍王

謂郭子儀以司空爲副帥

謂郭子儀以司空爲副帥

左將呂虔刀

謂郭子儀以司空爲副帥

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

兵馬回飛鳥

言兵氣之凌奮馬以衝激飛鳥而回也

巨鼈

巨鼈貢頭之物威聲之所加乃至役之北在賦罿服之意

戈鋌開雪色

時連切

也乃矢向秋毫向晉和運更遭

言時和繼之乃不極即泰也

誰云遺毒散虫

置一作貴音釋行蟲也言賊及掃瓦无禪也

留其餘已足沃腥臊想丹墀近

一作思言車駕馬神行

羽衛卒

申行謂天子之行宿用之備安而无警矣

花門騰絕冥

花門乃回紇也唐地理志甘州刪居小君長奚王故也募勇健者為虎鵠猶戰士也漢志臨洮

丹縣北三百里有花明山堡

又東北三十里云土原乞禪帳

拓羯渡臨洮

拓羯謂女西也西域傳安西者即東

郡屬龍西郡十道之北

所廻唐龍右道洮州也此輩

感恩至羸浮何足操

時用朔方等六故回紇安西感唐恩德

折鋒先衣染血騎突厥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

女也

號家家賣金釧祇待獻春醪

此上與呂布殺董卓時事畧相似也按後漢董卓傳魏王允

今呂布殺董卓百姓歌葬於道長安子女賣其珠玉衣服市酒肉七要者與麻津

收京二首

九月

仙仗離丹極

謂天雋立蜀也

妖星帶玉除

謂岷山陷京闕也晋文志批皇二十有一說

文除殿階也

須爲下殿走

謂避亂也廿說管惑入斗天子下殿走

不可好樓居

好說虛

到反一作得非群盜殺之作九重居畿

人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武帝令長安作華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

觀暫空汾陽駕

言肅宗親征也莊子逍遙遊篇堯治天下

之陽窅然聊飛氣將書

城降也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

人或謾之燕將懼謀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

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見書泣而自

殺聊城人或謾之燕將懼謀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

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見書泣而自

殺聊城人或謾之燕將懼謀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

車罣可復有若魯仲連之飛書於聊城而聊城自下也

謂復謀建宗廟也王制天子七廟

更與萬方初

更讀平吉与民

依然七

生意甘裘

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訃又下聖明朝

兩域傳漢武羽翼懷商老

此謂裴晃杜鵑勸等輔相肅宗如商

下哀痛之詔季貞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末俱入商洛農地肺山秦滅漢高帝

徵之不至深入終南山不能歸也張良傳高祖微發太子立沛太

見之，皆曰：「煥公謂謀太子，召滅夫人，指視曰：『我欲爲之。』彼爲之，輔羽翼已成難。」

勸止矣。克授舜也。按：克與皆在帝堯時。

文思憶帝堯

皇帝傳。國授命。宗子。此謂玄宗傳。授猶明文思光宅。大下將。孫子。也。悖。也。

罪已其因。雪沾灑。望青霄。也。涒。也。也。也。

汗馬收官闕春城鏟賊壕

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雜虜橫戈數。言。結吐蕃也。功臣甲第進。櫻桃先。薦。宸廟。

杜勞還歸及薦櫻桃

偏一作偏。利刀。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古日。言。易。諸第之最取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

送喜

言。獻捷也。後漢班超傳。西域平定。陛下。此年方年。之。鶻鷺。動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洗兵馬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

祿山爲范陽節度所總。皆幽陽突騎。按：也。碑志幽州秦歲疏。以其地爲漁陽上谷等。

竹中

晉杜預傳。兵威已振。譬如此。郡後周置。范陽一郡。唐爲幽州。天祐元年。更郡名曰范陽。范陽有山東。山東今之何北也。范山。反。先。陪。河。北。諸。郡。至。肅。宗。乾。元。二。年。收復。兩。京。進。山東。以。建。中。興。之。業。下。圖。謂。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

方無限功

陳壽斜敗帝。唯倚朔方軍爲根。破竹數前之後。迎刃而解。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

葡萄

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計。賊。又。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異。經。西。東。大。北。右。良。馬。日。行。千。里。者。日。中。而。汗。血。安。志。有。東。西。蒲。萄。園。

思仙仗過崆峒

海岱已足。唐矣。然孝思不忘。上皇富時。以示聞。亂。西。走。幸。蜀。唐。宗。眷。眷。之。誠。朝。夕。當。思。之。也。仙。仗。謂。玄。示。儀。仗。也。

三年笛南齋關山月

自。天。宝。十。四。年。至。收。復。兩。京。凡。三。夜。月。明。露。于。外。每。會。司。賦。是。時。城。郭。宮。室。爲。賊。焚。蕩。羣。木。而。已。肅。宗。二。年。暴。

詩閑山萬國立前草木風

千。余。年。十。四。年。至。收。復。兩。京。凡。三。

十一十一

西蜀不獲侍其旨之奉耶。按周王襄益歌

成王功大心轉小

是

行无使漢地閔山月惟有莫比蘇城。九載度兵圍安豐豬于州。帝命成王爲元帥。總九節度之兵。成王收復之功。雖大愈能小心翼翼。不以功高自矜。爲可美也。按代宗寶

歲至德二年九月。以賈平士做為元帥。東伐十二月。封郭相謀深

楚王乾元年十二月。徙封成王詩。大明小心翼翼。

呂貞宰相子儀時爲中書令。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

天杳。尚書指王思禮也。思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取東京戰數有功。任兵部尚書。按集公有八哀詩。哀思礼曰。喪氣春

新。歷与此氣。与秋天杳。其意同也。或曰。尚書謂僕固懷恩。德千人者。謂之五家。

整頓乾坤濟時了。謂天下清平道路无

復憶鱸魚。謂東浦吳越而民得以足食矣。晉張翰傳。翰字季英。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羹美鄭魚曰。人生貴得適意。何求覲官數千里。以要君臣乎。家命駕東歸。時人號爲江東步兵矣。按集公有詩曰。慙愧丘東贍。是也。

南飛覺有安巢鳥。謂南岸荆湖而民得以安居也。古

星稀烏鵲南飛。言果不安也。青春復隨冠冕入。詩越鳥巢東南。按曹植詩。願隨越鳥。

言隨還只師也。

乾元元年正月。東走無

此時衣冠併入而定矣。紫禁正耐煙花繞。耐。上奈同謝希。華紫禁李善居土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鶴鳩通宵鳳輦備。來。言屏天子之

鳴遊伊洛之間。道士守兵。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

桓林曰。我家七月七夕侍我於鄧氏山頭。栗東白鶴對山巔望之。不

不待到牽牛。時人而去。故後出称太子之鶴。鶴官禁曰鶴禁。子之鶴。白鶴舊官曰鶴禁。

又言成王講晨夜之礼也。礼文王世子告文王之爲皇子。朝於王季。繼初。鳴至於寝。明外開內暨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向。前漢成帝紀。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內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內得絕。乃度張宴。自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歸后睿哲在弟。出攀龍。附翼龍威。一作攀

龍。樓而問。是左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攀龍附鳳勢莫當。攀附翼

攀龍。雖附鳳翼。天子盡化爲侯王。謂賦平壤。宗詒。可行。勤勤。不可及也。天子聖明之力。豈可誇其身之強。寧令貞大功以爲已力乎。此諷

當安史之亂。武夫悍卒。以平賊之功。取富貴。此時之際。會也。實

山於天子聖明之力。豈可誇其身之強。寧令貞大功以爲已力乎。此諷

以軍功自關中。既留。肅永相。財平帝。以金匱。華守故。出之。資者也。

十一

予至靈武與杜鵑漸崔漪同辭勸進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閨中
鄉乃吾蕭何也前歲高祖紀上曰填國家扶百姓吾不如蕭何

下復用張子房

帝紀上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

幕

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

唐書書蕭何与張鷀
友善嘗表薦之曰乃

鷀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之叟矣宗羅鷀爲拾遺至

德二年五月丁卯秀琰罷罷相明年五月戊午罷張鷀之儀狀壞

崔好王霸大略善持士性簡

重議論有躰天下推服焉

徵起適遇風雲會

光武二十八

將論咸能感

雲

扶顛始知籌策良

蔡寬夫詩話曰鷀雖史氏黨有王霸

敗乘

白馬青絲爲別欲以應識庚

信哀

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加練

武周宣王

寸地尺天皆入貢

顏延年歌曰地稱皇華天

中興也

後漢今周喜再昌

謂肅宗

帝王世紀西王母

復道諸山得銀甕

禮運篇山出器車鄭氏註器謂若銀甕丹

鹿顧野王端應圖王者宴不及酙刑罰中

祥異端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

帝王世紀西王母

舜之德來獻白環

舜之德來獻白環

奇

人不爲非隱士休歌紫芝曲

皇甫謐高士傳秦出道滅德消

則銀甕出

坑黜儒術四皓退而作歌曰莫

莫高山深谷陵遲贊之紫芝可以療飢唐虞止遠君將向漏駒馬

高蓋其憂甚入高貴之畏人兮不

如貧賤之肆志刀共入高落隱

地肺山秦滅漢高帝徵之不

復道諸山得銀甕

禮運篇山出器車鄭氏註器謂若銀甕丹

鹿顧野王端應圖王者宴不及酙刑罰中

詞人解撰清歌頌

紀實事也德二年既收

京而於七月嵐州合河開黃河三十里脩瓠井水四日而麥需

京之祥也宋文帝元嘉中河濱俱清當時以爲瑞鮑昭作清河頌

田家望望惜雨乾

乾居寒切操北

布穀處處催春種

布穀乃鳴鶲催

淇上健兒歸莫嬾

淇上謂常州健兒軍之物稱時

安思明箭當采珍故舊相之兵

城南謂長安之城南詩東山二章言

室家之望女也曹植美女篇借問女

未歸城南思婦愁多夢

城南謂長安之城南詩東山二章言

室家之望女也曹植美女篇借問女

安得壯士挽天河

後漢李尤

田家望望惜雨乾

乾居寒切操北

布穀處處催春種

布穀乃鳴鶲催

淇上健兒歸莫嬾

淇上謂常州健兒軍之物稱時

安思明箭當采珍故舊相之兵

城南謂長安之城南詩東山二章言

室家之望女也曹植美女篇借問女

安得壯士挽天河

後漢

李尤

安得壯士挽天河

後漢

搜卒甫獨以爲未也甫意謂和氣未薰陰陽尚多錯忤當春種之月猶有兩乾之數城南猶有愁思之夢天子未可高枕而无憂故云安得壯士洗甲兵而長不用矣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雲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非好狀王曰非也天蒞兵也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按謂至德二年之臘日也

陵雪色還嘗草

毛萇詩傳宣草令人志憂

漏洩春光有柳條

有一從

酒欲謀良夜醉

良一作長

還家初散紫宸朝

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其

內有紫宸殿即

正殿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鑿下九霄

唐制

臘日賜脂面藥翠管銀鑿所以盛之也

按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此門入於內殿賜食加曰脂紅雪保

丘等又曰賜口脂臘

臘盛以

紅碧綠牙筒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